

郑局廷 著

巨额贷款

利害关系决定一切

1座大桥，5亿巨额贷款，400万人口，2任财神爷，3套班子，统统卷进1个好官的仕途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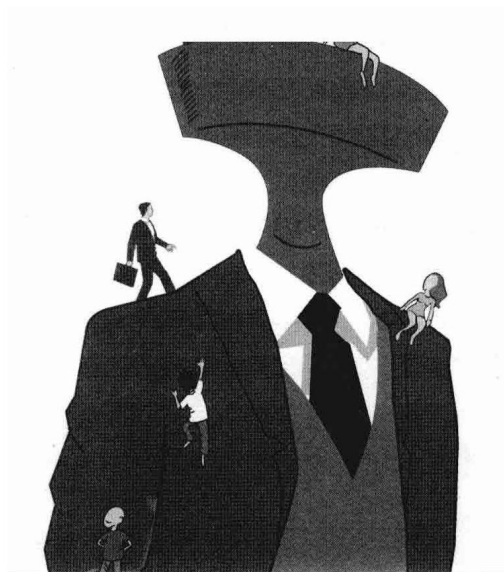
ju edaikuan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ju' edaikuan 巨额贷款

郑局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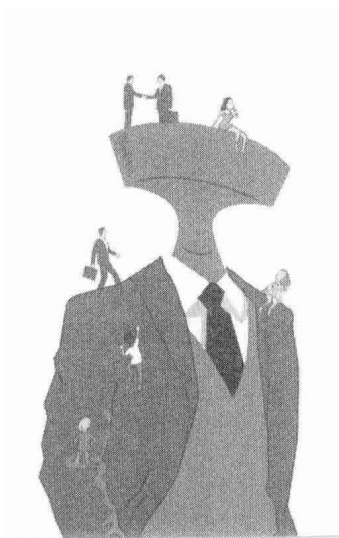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汇款背后的暗涌 001
- 第二章 两场浪漫的邂逅 021
- 第三章 厅长“落马”的震荡 037
- 第四章 新官上任请带“套” 056
- 第五章 解“套”赢招出迷局 080
- 第六章 告状信烧出三把火 102
- 第七章 节日不得不讲“礼” 123
- 第八章 重用是否关“红颜” 143
- 第九章 隐私被窃遭“毁誉” 161
- 第十章 短兵相接“红”与“黑” 180
- 第十一章 厅长赏瓷露“口风” 199
- 第十二章 走投无路“下阴口” 220
- 第十三章 神秘女人揭“谜底” 241
- 第十四章 成功转贷靠“奇兵” 259



第一章 汇款背后的暗涌

1

范晓斌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专心致志地审核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收发员高雅丽来到办公室门口，笑吟吟地叫道：“范科长，陈局长有请。”声音像百灵鸟，脆脆的、甜甜的。

范晓斌赶忙起身，向四楼东头陈佑胜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陈局长的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范晓斌看到陈局长手里夹着半截烟，却并没有抽，头靠在大班椅上，没有神采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直到烟头烫到了手指，他才惊得直起身，把烟屁股丢进烟灰缸，手指在缸底狠狠地捻了一下。

“陈局长，您找我？”范晓斌轻敲了一下门，走进屋。

陈佑胜盯着范晓斌打量了几秒钟，定了定神，说：“小范，你赶紧取30万元现金，我晚上要陪郭厅长去香港。”

范晓斌微蹙眉头，脸像被涂过冷却剂似的，不情不愿地回答说：“我去办吧。”

陈佑胜觉出了他的不高兴，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小范啊，好多事情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叫我们有求于别人呢？得罪了厅长大人，我们宁阳的汉水大桥就做不了。大桥做不了，我们宁阳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多制约。”

范晓斌只是点头，不做声。

陈佑胜站起来，绕过办公桌，来到他的身边，拍着他的肩膀，亲热地说：“小范，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咱们又没装进自己的腰包。”

“陈局，我有什么不放心呢？听领导的呗。”陈局长的手搭在他的肩上，范晓斌感到极不自在。

陈佑胜收敛住脸上的笑容，说：“大家都说你这个财务科长是我的心腹，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局长连财务都管不住，那不乱套了吗？其实我最看重的是你的才能和品格，之所以力排众议把你提拔为科长，为什么？啊！为什么？”

范晓斌被问得无话可答，满脸赧色地呆站在那儿。

“你坚持原则没错，但你要学会‘转弯’，知道什么叫‘转弯’吗？当今这个时代，死心眼是办不成事的，别说建大桥那种大事，就是修闸这种小事也做不成。你是我钦点提拔的人，要围绕我的指挥棒转，这一点不需要我教你吧？”陈佑胜不厌其烦地教训道。

大家都知道财务科长是局长培植的“亲信”，也知道财务科长是局长眼里的“红人”。范晓斌何尝不想做陈佑胜的“亲信”和“红人”呢？但是，他做“亲信”和“红人”的标准与别人大相径庭。别人对一把手局长是一味顺从，讨好巴结，迎合奉承，一把手局长只要有开支费用就报，不管用到哪里；要钱就去给他取，不管他去干什么，让局长完全游离于财务制度之外，无形之中形成了“财务黑洞”。范晓斌认为这是在“惯”，也是在“宠”，更是在“害”一把手局长。一个单位什么都可以乱，就是财务不能乱，财务乱了，人心就乱了，告状的就来了，单位就不会太平了。所以范晓斌始终觉得做局长真正的“亲信”和“红人”，应该是在关键的时候点拨，在特别的时候提醒，在两难的时候把关，让一把手局长不因权大无边失却监督而走入歧途。至于一把手局长多报一点费用，有些不好处理的开支变通处理掉，那都是小事情，打个醒鼾就行了，但大是大非万万不能含糊。

“陈局长，正因为您是我的恩人，我才要对您负责任。”范晓斌思索片刻之后，直通通地说，但眼睛不敢往陈佑胜那儿瞧。

“我做错什么了吗？需要你对我负责任？”陈佑胜很愕然地问。

“您没做错什么，但作为您的心腹，我有必要给您通报一组数据。最近几个月，您陪郭厅长到香港澳门出差，在我手上拿钱15次，共计380万元，

如果加上今天的30万，就是410万。而这410万中，只有不到20万是有正规票据报销的，其余的全是白条。”范晓斌十分平静地把实际情况供述出来，以期陈佑胜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有这么多吗？”陈佑胜像是在自言自语。这几个月每个星期几乎都在开办费中提钱，提顺了手，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提了多少钱。

“是的。”范晓斌慎重地点头道。

“开办费嘛，就得用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交际和应酬。建一座几个亿的大桥，圆几代人的梦想，不用点钱能争得回来吗？何况这件事我向李市长专门报告过，不会有什么问题。”陈佑胜心里有些发虚，但他用强硬的态度掩饰而过。

“我只是一个具体办事人员，我的职责是时常给您一些提醒。”有心人一听就可听出弦外之音，所以范晓斌觉得自己不能再往深处说了，只能点到为止。

“行了，你要多变通，不要光用白条入账，要多弄一些发票充账嘛。”陈佑胜又摆出教训的架势，指点道。

说来轻巧，可几百万的发票到哪里去弄？现在发票市场管得紧，开具正规发票需要缴税。再说，今后都用假发票充账，自己得担待多大的责任啊。范晓斌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却不能反驳，如果反驳的话，陈佑胜可能要咆哮如雷了，因为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暗，有随时发作的迹象。范晓斌顿了顿，勉强答应道：“我尽量想办法吧。”

“要办好！”在他出门之时，陈佑胜又追了一句。

走出局长办公室，范晓斌的心依旧七上八下的，这样下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他隐隐地有种不祥之感，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局长陈佑胜的那番话。

自己是那种不会转弯的榆木脑袋吗？是那种不会变通的假坚决吗？是那种不知好歹的白眼狼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己今后如何在交通局立足？平心而论，陈佑胜是有恩于己的，前年财务科长老郑退休，自己虽然是副科长，但摆在前面的还有一位比自己资格老的副科长老向。按常理，应该是向副科长升任科长，但党委会上陈佑胜以培养年轻干部为由，硬是让自己卡队当上了财务科长。

有人说，向副科长曾告过陈佑胜，在陈佑胜眼里是“眼屎”一堆，不

要说被提拔成科长，陈佑胜恨不得要把他赶出财务科；只是碍于情面，才让他继续待在财务科，却什么实权也没有。人家说的意思，好像陈佑胜提自己为科长只是送个顺水人情，是一种无奈之举。尽管听到这种传言，范晓斌心里有些不舒服，但心底里对陈佑胜还是非常感激的，毕竟是他把自己从副科提为正科，毕竟是他给了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而在交通局内，只有两个科有点实权，一个是工程科，一个就是他们财务科。这两个科的科长位置乃是交通局几十号中层干部垂涎欲滴的“肥缺”呀。

然而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做得让局长不乐意，让他横挑鼻子竖挑眼，难道是他交办的那些事儿自己没有办利索吗？范晓斌思前想后，陈局长在单位赶情随礼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他处理了；他在各个餐馆酒店吃饭开房签的单不声不响地给他结了；他女儿在专卖店里买名牌的发票也给他报了，该到位的应该全部到位。范晓斌觉得当个一把手局长报这点小账用这点特权不值一提不足挂齿，所以在这些小节方面，他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予以满足，并且守口如瓶闷住不说。陈局长似乎也满意自己在这方面的灵光和活络，多次夸奖自己脑袋瓜子灵活会办事。要说陈佑胜对自己有不满之处，可能是在他提取大额资金的时候，尤其是不知遍数地提款，越往后自己的脸色越发难看态度越发冷漠的缘故吧。一次提款，少则20万，多则30万，没节制地提，又没有正当发票，怎么让人放得心呢？小节上出点问题不打紧，只要自己不到外边张扬，没人告你没人查你；但倘若在大的方面出了问题，那就无法扭转无法挽回了。自己出于真心为陈佑胜把关，而他却是用另一种观点看待自己，真是冤枉啊！当“亲信”、“红人”，不是单凭话说得好听笑得好看，而是要用心去提醒，用行动去把关，才不让一把手局长栽进那缺乏有效监督的陷阱。

范晓斌正陷在冥思苦想之中，突然接到弟弟晓龙的电话，让他去“茶品轩”见面喝茶。晓龙在电话里特别强调了“喝茶”两个字。他正想了解晓龙的近况，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对于弟弟，范晓斌是心有愧疚的。晓龙判刑三年，一个星期前刚刑满释放回家。释放那天，范晓斌约好妻子周雨菲一起开车去接的，可晓龙高低不要，说“大奔”、“宝马”、“凌志”、“奥迪”等预约去接的有一支“豪华车队”，十几辆车几十个朋友，范晓斌去了与他们生分，不太好。他打消了去接的念头，和妻子商量，由妻子出面为晓龙联系一家企业去做保安。晓龙没

听完就拒绝了，说自己的事自己管，不要他们操心。他知道，晓龙嫌周雨菲找的保安工作既辛苦受人管，又拿不到太多的钱。昨天范晓斌还和妻子周雨菲合计准备请晓龙吃餐饭，为他接风洗“垢”，但周雨菲太忙，一时抽不出空。前几天，为晓龙的事，妈妈还专门找到办公室，说晓龙把沙站弄回来了，要自己帮帮这个弟弟，不要让他继续在道上鬼混，过不了两天又进牢房。范晓斌婉言拒绝了，推说自己只是一个科长，没职没权没路子，帮不上什么忙。妈妈没有久留硬劝，抹着眼泪离去。范晓斌觉得自己当时够心狠的，自己好歹是个财务科长，手中权力不大，但还是打得上招呼的；之所以推掉，还是私心在作怪，害怕替晓龙打了招呼后，影响自己的仕途。

哥儿俩几乎同一时间走进“茶品轩”，找到一个僻静的雅间，哥儿俩坐下来。

服务小姐跪在蒲团上，手脚麻利地在茶几上清洗茶具。范晓龙对服务员说：“你去吧，给我们泡一壶龙井就行了。”

一会儿，服务小姐端着一壶茶走进来，在两人面前搁下杯子，斟满。

“请慢用。”服务小姐轻启朱唇，然后掩门而出。

“哥，这里的龙井特别地道，你喝喝看。”

“晓龙，何苦花钱到这种地方来呢？”范晓斌端起杯子说，“家里喝茶不是气氛更好吗？”

“在家里喝茶不能谈事。”范晓龙笑笑说。

“看你神神秘秘的，像是在进行地下工作。”

范晓龙高深莫测地笑了一笑，问：“这茶还行吧？”

“嗯，这茶的确不错！”范晓斌细细地品了一口，赞叹道。

弟兄俩喝过了头道茶，范晓龙拿起开水壶，往茶壶里续了水。

在喝第二道茶时，范晓斌终于憋不住，单刀直入地问：“晓龙，你请我喝茶，不会这么简单吧？有啥事尽管开口。”

“喝茶，喝茶。”范晓龙嘿嘿地笑着说。

两个人闷头喝茶。雅间的气氛变得格外生涩和压抑。

第二道茶喝完，范晓龙又在茶壶里续了开水。

浸泡了少顷功夫，范晓龙为范晓斌沏上茶，问：“哥，你喝喝这第三道茶，味道如何？”

范晓斌端起茶杯，送上一口，品了品，说：“没啥味道了。”

“这就对了。戏唱三遍无人看，话说三遍无人听，茶品三道少滋味呀。”范晓龙大发感慨道。

范晓斌从弟弟的感慨之中似乎读出了一些蕴意。他清楚晓龙请自己喝茶必有事相求，并且与“三次”或“三遍”有关。联想到这几年与弟弟的交往和牵扯，好像弟弟在三年前求过自己两次，一次是要自己帮他销沙，一次是求自己为他的一个铁哥们儿多拨一部分预付资金；但两次自己都拒绝了。难道，今天弟弟又来求自己？这一次是第三次，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事不过三”。看似粗俗鲁莽的弟弟，其实做事也善用心机呀！不行，我得要掌握主动权。

范晓斌呷了一口茶，慢慢吞下，关切地问：“晓龙，你把沙场弄回来了，是不是要找销路？”

范晓龙眼射惊奇，似乎从哥哥关切的语气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你求哥求了两次，但哥都拒绝了。你今天请哥喝茶，肯定是要哥帮你销沙。我可以给你打招呼，让下边的施工公司进你的黄沙，因为我有权拨付这些施工队的资金。我也很想帮你打这个招呼，因为你是我亲弟弟，但是，你销几吨黄沙赚不了几个钱，而要是那些施工公司借机偷工减料勒索起我来，极有可能造成成百上千万的损失。我说这些，你应该明白吧？”

“喝茶，喝茶，哥，你总是把公家的事看得比什么都重。我还没开口呢。”范晓龙有些伤感地说。

“等你开口求了，哥就难拒绝了。”范晓斌感到很尴尬。

“条条道路通罗马，此路不通彼路通。哥，不要说了，喝茶，喝茶。”范晓龙用牵强的笑掩饰脸上的失望。

抬腕看表，快过下班时间，范晓斌提议点两份煲饭弟兄俩一块儿吃顿晚餐，但晓龙推说有事，走了。望着他看似宽阔却很孤子的背影，范晓斌的眼睛模糊了。是呀，他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大的心思兴致勃勃而来，满以为可以博得哥哥的同情得到哥哥的帮助和支持，不曾料到做哥的如此公事公办如此绝情绝意，拒绝得他无话可说。范晓斌默默地在心里说：晓龙，哥只能这样。

范晓斌吃完一顿煲饭，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无事可做十分无聊，只得打开电视，窝进沙发。他漫无目的地按着遥控器，眼睛盯着屏幕，但画面只是在眼前晃过，没有半点印象和感觉。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雨菲，欢迎走进《真情面

对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市科技局局长景正中先生。”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旋律，让他如梦初醒。温馨的演播室里，周雨菲仪态万方笑意绵绵。这位宁阳电视台的当家花旦、金牌主持，现在可是风光无限、魅力四射。范晓斌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视画面：

周雨菲：景局长，您今年刚过不惑，可谓雄姿英发、事业有成，在市直科科长当中，口碑甚佳。有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从您的幸福表情上看，我想，您妻子和您一定有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吧？

景正中：当然。不过，我今天可不想在这里讲什么爱情故事，很多事情只能独自回味而不能与他人分享。有时候你情不自禁地说出来，本来只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可在别人眼里，也许就成了一种炫耀，还是不说为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周雨菲妩媚地笑了，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雨菲：在与您的同事和朋友的闲聊之中，大家都认为您极有女人缘，请问在您妻子之外，您有红颜知己吗？

景正中突然愣了一下：涉足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回答吗？

周雨菲：您是共产党的官员，在个人感情方面应该是坦坦荡荡的吧。

景正中：每个男人都想拥有红颜知己，只是拥有的目的不同而已。有的人把她作为倾诉、欣赏对象，而有的人却以占有、征服为目的。

周雨菲：那您属于哪一类呢？

景正中：我喜欢青花瓷，总是把她当做那美丽无比的青花瓷在欣赏。

周雨菲：谢谢您的直率！景局长，听说您是我们市最穷的一位科局领导，您对此作何评价？

景正中一笑，说道：“最”是一个形容词，而所有形容词都是有缺陷的。我觉得，最穷纯属夸张。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相比很多家庭应该算是富裕的，因为我们两口子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只有一个小孩，负担也不重。

周雨菲：我从您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里得知，十几年来，您资助两名孤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像哺育儿女一样哺育着两名孤儿，默默无闻始终不渝。这种精神令人啧啧称颂，您为什么不公之于众呢？

景正中：这是一种良心使然，也是一种爱心使然，完全没必要传开。再说我们市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干部很多很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不足为奇。

周雨菲点了点头：景局长，我想问您一个爱情方面的经典问题，您能坦率地回答吗？

景正中：坦率我可以保证，但是，能不能让你和观众满意，那就不能保证了。

周雨菲一笑，说道：这个问题其实也很老套，不过它还真考住了不少人。

景正中：再简单的问题，由你提出来，恐怕也会让人头疼。

周雨菲又是抿嘴一笑，问道：景局长，如果您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掉进河里，您只能救活一个人，您会去救谁？

唉，这个老婆台上台下都爱使那副可爱的小性子，尽提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为难大家。范晓斌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在电视上研究过自己的老婆，这次他当了一回旁观者。且不说别的，就她那微嗔还笑的小嘴一翘，眉眼轻轻一挑，有几个男人能坐怀不乱哪！瞧瞧这个景正中，瞧瞧这群观众都乐得跟什么似的。

《真情面对面》栏目是市电视台的王牌栏目，开播两年多来，创造了宁阳市收视率的新高，除了主持人周雨菲靓丽性感睿智机敏吸引观众的眼球之外，更大程度上是这档节目定位准触角广，面向底层，直抒真情。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能上电视进屏幕的除了明星大腕，就是高官高管；而周雨菲选择的访谈对象大多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人物，有工人、农民、小贩、清洁工，也有教师、医生和为数不多的干部，还有劳改释放人员。这些人就活生生地生活在大众百姓身边，他们的喜就是百姓大众的喜；他们的乐就是百姓大众的乐；他们的忧就是大众百姓的忧；他们的情就是百姓大众的情。所以，观看这档节目的人层面很广，有大人也有小孩，有干部也有职工，有工人也有农民。大家看这个节目，心里会产生这样一种憧憬：原

来谁都可以上电视做直播呀，保不准哪天我也能上电视去和那个漂亮的女主持聊聊天敞敞心。

正在看这个栏目的不止范晓斌。交通局工程科长黄必树在天泉大酒店的包房里和两个工程老板也在看这期直播节目。他们下午已打了半天麻将，激战正酣之时，副局长倪安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屁颠屁颠地跑了。三缺一，三个人只能关在房间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候。黄必树眼睛一亮，大喊道：“快看，快看，把声音调大一点。”

电视画面上是《真情面对面》的直播现场：

周雨菲抿嘴一笑，问道：景局长，如果您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掉进河里，您只能救活一个人，您会去救谁？

景正中：老实说……我不知道。

台下的观众都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景正中：大家别笑，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救谁。但是，如果真的碰上了这种事情，我也来不及去想什么了，反正，哪个离我近一些，我就去救谁。

周雨菲：她们都离您一样近。

景正中：你测量过吗？

周雨菲：这是假设，您不要偏离这个前提。

景正中：从理论上来说，我应该去救我妻子，因为如果我的妻子没了，我会痛不欲生，即使我把母亲救活了，她老人家看到自己的儿子失去心上人，一定也会悲痛欲绝。

周雨菲：啊？还有呢？

景正中：从良心上讲，我当然应该去救母亲，母亲生我养我、爱我教我，恩重如山，不救母亲，我肯定会痛苦终身。我想，最好的答案是：我谁都不救，我自杀得了。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傻瓜的问题可以难倒一群聪明人，一个假设可以否定无数的常识，却能建立起深奥的理论。

看到这儿，黄必树一阵激动被烟呛着了，咳了几声，对着两个工程老板，指着画面上的周雨菲说：“你们两个都知道吧，这个漂亮的主持人就是我们

局财务科长范晓斌的老婆。这个女人可厉害了，简直就相当于我们市的一个兼职组织部长。”

“哎哟，老黄，你又到哪里搞到‘内部消息’啦，不会又是乱嚼的吧？”四达公司的老总孙大有笑着说。

“嘿，你知道个屁，前年我们局财务科科长老郑退休以后，本来呼声最高的是副科长老向，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人家都是叫得响的；可这个周雨菲只是到我们陈局长的办公室走了一趟，嗲嗲地叫了几句‘陈局长’，三天不到，范晓斌的科长任命就下来了。”黄必树不屑地撇着嘴说。

“不会这么神吧？我听说老向与陈局长不对点，我还听说范晓斌非常能干，才被提拔的啊。”五洲公司的老板蒋得财驳斥道。

“能干？能干的人多了去喽，怎么不见被提拔重用啊？告诉你吧，‘要想进步快，老婆要会卖’。”黄必树像一名新闻官员发布着信息。

黄必树在交通局里当了十几年科长，可谓儿几朝元老，有把蚂蚁嚼得斗过大象的本事，也有把黑东西嚼得白晃晃的骗术，更有把没影儿的事嚼得有模有型的技能。他专门嚼别人家的舌根，触角敏感，范围广泛，谁受表扬了他嚼，谁受批评了他嚼，谁家有好事他嚼，谁家有丑事他也嚼。他嚼人的话像喷洒了剧毒农药一样，绝情毒人。他战绩赫赫：曾把人家好生生的一对夫妇嚼散，把局里两个中层干部嚼得操拳挥掌大打出手，还把局里的一个老处女嚼得无法安身调往外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孙大有横了他一眼，说：“怪不得别人说连你们局长都怕你三分。你这张嘴呀，真是嚼死人不偿命，真不枉‘嚼筋’的封号。”

“长一张嘴就是说的，不然，长嘴干什么？”黄必树狡辩道。

“你就不能积点口德，小心你的那张臭嘴下辈子脱生成为别人的屁眼。”蒋得财攻击道，说得黄必树无颜以对。

为缓和气氛，蒋得财忙开玩笑道：“我看你黄科长是喜欢上范晓斌的老婆了吧。”

黄必树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得焦黄的门牙，自我解嘲道：“咱今生没这艳福了。”接着他突发奇想道，“和这么风情万种的女人玩一盘，不知是啥滋味呀？”

孙大有迅即接口说：“什么滋味，爽呗！”

蒋得财盯着电视屏幕，嘴角青涎吊了三尺长，感叹道：“这姓周的主持

人真他妈的太性感太漂亮了，生得都想让人啃几口，摊在哪个男人面前也难抵挡呀！难怪别人说啊，一个猎艳高手，就算你把枪顶在他的屁股上，他也要在漂亮女人身上把那事干完才下来。”

“不过像周雨菲这种‘烂渡船’一样的女人，今天和这个上床，明天和那个鬼混，我还怕得病咧。”黄必树说。

“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得不到啊，就说别人烂。想泡这种‘市脸’级的漂亮女主持，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你黄科长和我们打牌赢的钱全被老婆收缴去了，注定你玩不了漂亮女人啰。”孙大有刻薄道。

“扯远了，扯远了。”黄必树赶忙制止道。

“黄科长，你每个星期约我们打两次牌，每次都要赢，多则两万，少则几千，你把赢的钱都藏哪儿了？”蒋得财逼问道。

“哎呀，和你们打牌总是赢，那是因为你们打我的‘业务牌’。可我换了人打总是输，我就得打别人的‘业务牌’，这不扯平了。”黄必树耐心地解释道。

正在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孙大有赶忙去开门，倪安平匆匆走了进来。

“倪局呀，看你接到电话后慌慌而去的样子，好像是有小蜜召唤啊。”孙大有看着倪安平行色匆匆的样子，开玩笑道。

“什么小姐呀小蜜呀二奶呀情人呀，都是你们当老板的专利。咱们从事行政工作的，没有这份爱好，更没这种福分啊。”倪安平回敬道。

“倪局，刚才你接到电话后脸色突变起身就走，真的很让人怀疑有红颜召见咧。”蒋得财故作镇静地说。

“瞎扯。刚才是李市长急召。”倪安平正儿八经地说。

“什么事这么急？”黄必树的“探求瘾”又犯了，问道。

“还不是关于汉水大桥转贷的事。不建桥时，宁阳人急，巴不得桥快快建起来；现在桥建起来了，宁阳人更急，恨不得立即甩掉这个包袱。目前市财政兜着大桥投资的5亿元贷款，李市长坐卧难安啦！他想得没有良法，便拉我去合计合计想想对策。”倪安平话语之中充溢着一种荣光和炫耀。

“陈佑胜呢？汉水大桥不是他拱通郭厅长要建的吗？”孙大有问。

“他陪郭厅长又到香港澳门去了。陈佑胜也是骑虎难下，能有啥办法？”倪安平答道。

“哎呀，操多了心，夙夜匪懈。”蒋得财赶忙岔开话题说，“倪局，李市长和你私交那么好，他怎么不器重你，把那‘千年老二’的封号掀掉？”

“是呀，你当一把手局长，咱们两位揽工程接项目不是更容易更方便吗？”孙大有凑过去说。

“我都50岁的人了，黄瓜打锣去了大半头，没啥追求了。再说，我现在当个常务副局长，分管核心科室，逍遥自在。”倪安平轻轻松松地说。其实，刚才蒋得财所说的“千年老二”的封号戳到了他心里那个永远的痛。一个当了十八年副职的人最渴望的是过一下当正职的瘾。那瘾就像冬眠的毛毛虫藏在心头，只要稍稍受点刺激，毛毛虫就会苏醒过来蠕动起来，搅得人极不舒服。

“当局长有什么好？压力重责任大事杂操心多，没一桩好。哪像你现在管着一摊重要事儿，要权有权，要多超脱有多超脱。”黄必树贴心贴意地安慰道。

“打牌，打牌。”孙大有大声嚷道。四个人重新围坐在自动麻将机旁，看似嘻嘻哈哈实则神情专注地打起牌来。

2

OK！直播室的闪光灯灭了，节目录制完成，台上台下热闹一片。好多观众都跑过来围着景正中间这问那。景正中抱歉地朝大家笑笑，转身从后台走出去。赵台长过来打招呼：“景局长，这就走呀。”

“任务完成了，还不放我走吗？”景正中打趣道。

“哦，不是这个意思，今天的节目辛苦您了，咱们一起出去喝个晚茶？”

“我看免了吧，咱们改天再聚。我先走了。”景正中朝门外走出去。

虽然已是春天，但夜里的风仍然寒气逼人。景正中将风衣的领子竖起来，身材越发显得颀长而挺拔，一身黑衣，远远看去，颇有些锦衣夜行流浪客的味道。就在这时，周雨菲走来了。

“景局长，你的妙语连珠让我们这期节目增色不少喔，谢谢你。”

“小周，你太客气啦，能跟你这样的美女主持面对面，这何尝不是一种艳福呢，我倒要感谢你呢。”

“有空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碰撞碰撞。”看周雨菲的样子，似乎还沉浸在那种情景之中。

“可以啊！改天我约你。”他真诚地邀请道。

“行，等着你的诚邀。”

“那好，再见。”景正中伸出手准备告别。

周雨菲并未伸出手，而是笑着说：“景大局长连名片也不想送我吗？”

景正中顿了顿，笑道：“对不起，我忘了。”

周雨菲先是专注地看着他，抿嘴一笑，然后又有些娇羞地把眼神移向别处。景正中的心莫名其妙地“突”的一跳，有些恍惚。夜色中的周雨菲太美了，花瓣一样洁白的脸庞，微微一笑便粉了脸颊，眼眸黑黑亮亮的，而又深不可测。她的眼神热情却又透着高傲，纯真而又狡黠，越看越让人迷惑，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想探究的欲望。景正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转而故作思考状，把名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双手递到周雨菲面前。

周雨菲嘟了嘟嘴，像是埋怨他送一张名片还要那么长时间思忖。她接过名片，忽闪着眼睛很认真地看了起来，然后，抬起头，正好四目相对。

“小周，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景正中指了指自己的车。

“不用了，台里还有事。”周雨菲说道，接着问了一句，“领导干部不是不让私驾吗？”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你说这晚上我在上面做节目，让司机在下面等，太不近人情了吧。再说双休日，我闲不住总去办公室，你让司机接送，害得司机没个休息日，也不人道吧。所以，偶尔私驾公用。”景正中说。

周雨菲沉吟地点点头，没忘嘱咐一句：“你脑子里想的事多，小心驾驶，慢点开车。”

从那不经意的叮嘱之中，景正中体味到了一种特别的温暖。他有些感动地说：“谢谢提醒，再见。”说完依依不舍地钻进车里。

发动了车子，他顺手按下车上的CD键，车内顿时充溢着欢快的音乐。景正中有些兴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因为今天的直播节目做得出乎意料的好，还是因为周雨菲，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吧。人们说，漂亮女人养眼，的确如此，第一眼看到周雨菲就让景正中觉得眼前一亮、心情特爽；更让景正中感受深刻的是，充满睿智的漂亮女人既养眼更暖心。景正中满脑子闪现跳跃的尽是周雨菲靓丽的容颜和她的浅笑盈盈，还有她让人难以言表

的万方仪态和万种风情。她轻松自如幽默风趣的主持，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是那么准确那么深刻那么充满悬念，让你想回答却要费点心思去回答；让你充满渴望地只想表露真情倾吐真心，真好比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能开启你的智慧心锁；就好比一片暖阳，能激活你情感的冰封。

前面路口一处红灯，小车的前轮竟然压在斑马线上，要不是前面奔流而过的车辆横在眼前，自己恐怕要闯红灯了。景正中狠劲地拍拍脑袋，笑自己走火入魔、痴狂发癫。

回到科技局院子内，停好车，他告诫自己：到家了，什么也不要想了。

走上楼梯，看到楼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洒了水，他知道这一定是宋佳慧做的，因为她是个热爱公益事业且又比较勤快的女人。

一进门，蓉蓉就雀跃起来。

“爸，你可回来了。”蓉蓉上前毫不客气地环住景正中的脖子，“爸，你现在都成大明星了，你知道不？”

“你这丫头，一天到晚眼里就只有明星。”景正中顺手抱住撒娇的女儿。

“嘿，你还不知道吧，我们班的女同学看了你的节目，刚才给我打电话，都说你比那个大名鼎鼎的濮存昕还酷还帅呢。她们都说你太有才了，说你每一个回答都充满智慧。”

“傻丫头，爸爸今天可没什么东西能赏给你，别拍了。”他用手捏捏蓉蓉粉嘟嘟的脸蛋说。

“哎，爸，你怎么平时在咱们家里就没心思讲那些幽默、那些充满智慧的话呢？”蓉蓉歪着头问。

“我要是一天到晚像在电视上讲话那样，要不了三天就会得痴呆症。”

宋佳慧从房里走出来，叹了一口气道：“你爸爸现在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和我们说那些话了。想当年你爸爸和我谈恋爱的时候，那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讲出哲理是需要灵感触发的。”

“妈妈，那你快说给我听听，我爸爸是怎么把你哄到手的？”景若蓉来劲了，从景正中的怀里挣脱出来。

“你妈妈也是哄得住的人？老实告诉你吧，我可下了水滴石穿的功夫，才把你妈妈请到咱们家来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年，真得好好谢谢你妈，要不然，我这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吗？”景正中的样子有些滑稽。

“爸爸，你这话太动人了。”景若蓉竖起大拇指说。